

钢琴之友

FRIENDS OF PIANO

SHANGHAI DREAM 上海梦

2002年4月出版

定价：13.8元

丛 书 第 1 辑

江流天地外
Jiang

山色有无中 Tian

钢琴家江天和他的《上海梦》

赏乐不能只靠一双耳朵

乱谈“乱弹琴”

晓生 信箱 XIAOSHENG MAIL BOX

答琴童、青年教师

怎样把旋律线弹清楚

施坦威 STEINWAY & SONS

制琴人的骄傲

弹琴人的荣耀

附片 J 江天《上海梦》
Jiang Tian Shanghai Dream

海梦

5.1.1

901

明等编

(8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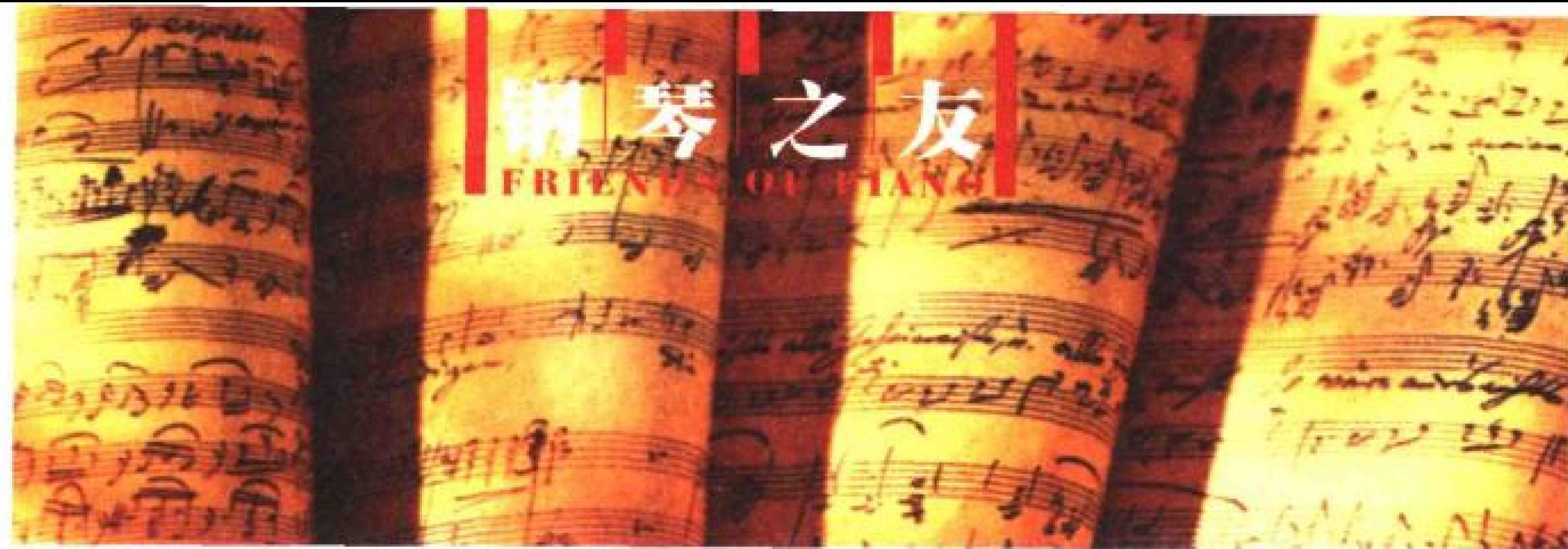
-2



9 >

上海音乐出版社





EDITORIAL

卷首语

从18世纪初意大利人克里斯托福里发明第一架钢琴（Pianoforte）至今，钢琴已经过了近三百年的发展，从1732年出版第一份钢琴奏鸣曲的乐谱至今，也已整整二百七十年了。钢琴是一件承载了音乐发展的乐器，它带给我们的，有音乐艺术的兴衰与变换，有历史文化的碰撞与积淀，还有人类精神的寄托与期盼。

三百年来，钢琴艺术的发展，是与西方文明的历史、土壤、氛围紧相关联的。从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到肖邦、李斯特、拉赫玛尼诺夫……我们不仅看到了钢琴音乐创作的不断发展，也看到了钢琴演奏艺术的不断更新，我们还看到了钢琴制作工艺的不断提高，这一切同时也显示了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两方面的革命性的变化。

钢琴所赋予我们的还远不止这些，也不是上述三言两语所能道尽的，没有钢琴，人类艺术王国的宝库中将失去灿烂夺目的一大块宝藏；没有钢琴，三百年的西方音乐史将被重写。钢琴虽然没有管弦乐队那华丽多彩的音色，但却常常能浓缩地表现出管弦乐队的整体效果，钢琴七个多八度的音域也包含了管弦乐队从低音提琴到短笛的全部音域。钢琴是其他乐器（包括中国乐器如二胡等）独奏、重奏时的亲密伙伴，同时也是人声演唱（独唱与合唱）的最佳搭档。

今天，在华夏古国这片土地上，学习钢琴已成为一种时尚，琴童的人数相信已超过百万，钢琴的年产量也有数十万之多。钢琴热持续上升，钢琴文化也正在普及，然而，我们依然有许多工作要去做，有许多东西要去学习。前人留给我们的有关钢琴的文献实在太多，而琴童们所接触到的东西又实在太少；钢琴文化所蕴含的思想内容是如此丰厚，而我们所知的又何等浅薄？鉴于此，编一套有关钢琴的丛书，让一切关心钢琴、热爱钢琴的人能通过学习交流钢琴教学的点滴经验，阅读学琴之路上的一丝心得，倾听抒发的内心感受，这是何等有意义的事情！

本着“走进音乐，收获快乐”这一宗旨，《钢琴之友》的全体同仁将与天下琴友进行艺术与心灵的交流。愿我们一起去“钢琴人生”中领悟“琴道”，从“琴边闲话”中获得“琴趣”！“爱琴说”中解读和倾诉彼此的甘苦和得失。

《钢琴之友》，与您相伴每一天。

《钢琴之友》编辑部



C贺词 CONGRATULATORY LET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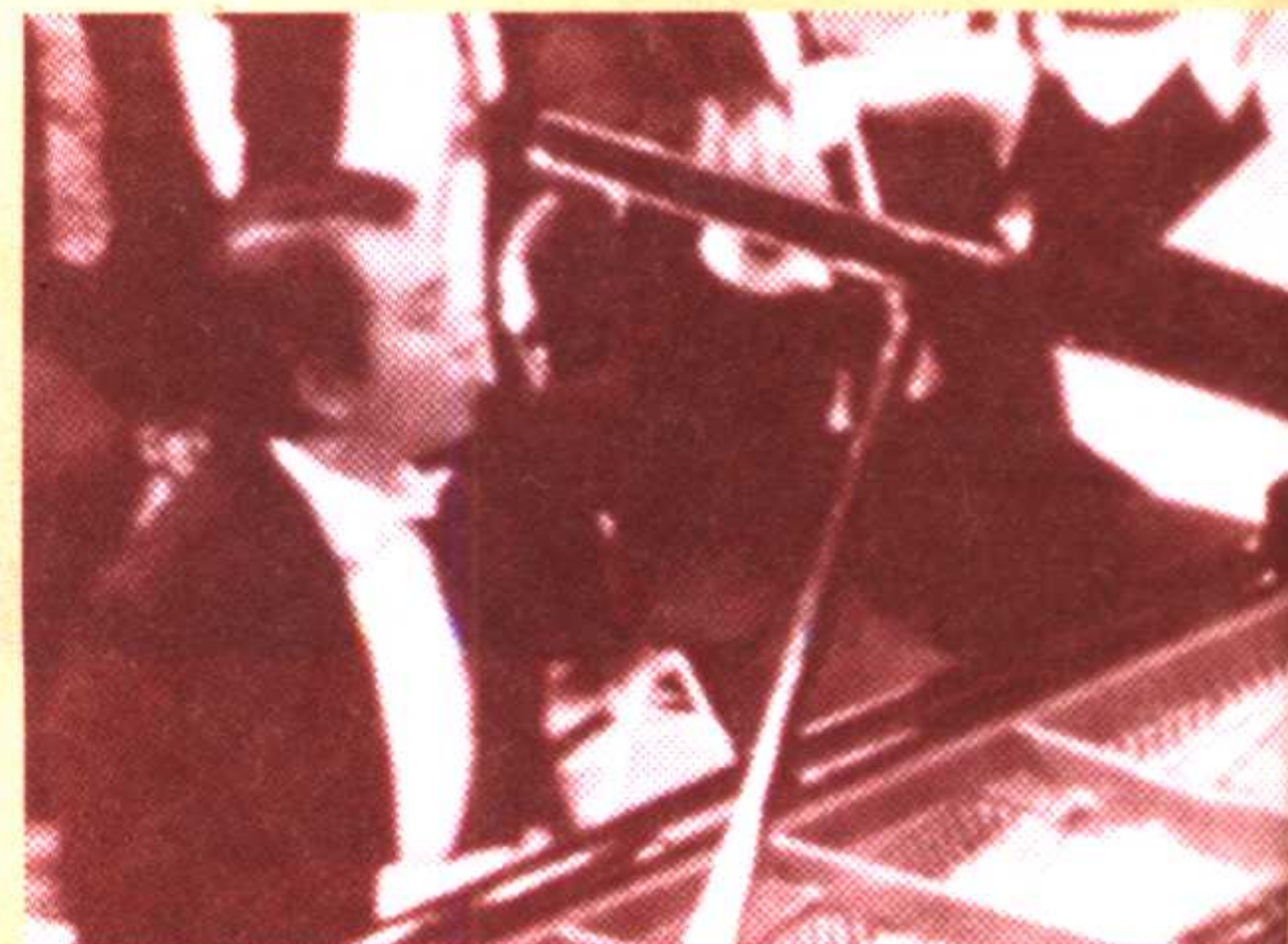
朱践耳

作曲家，曾任上海市音乐家协会主席，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中国新音乐最重要的探索者、实践者和成功者之一。



赵晓生

作曲家、钢琴家、音乐理论家与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吴迎

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硕士生导师。

钢琴之友
知音知音知音
朱践耳

钢琴之友，以其趣味性
知识性普及性大众性成为
一切钢琴之友的好朋友
赵晓生

乐友琴心
加贝《钢琴之友》创刊
吴迎



孔祥东
钢琴演奏家，1997年在上海创办“孔祥东音乐艺术中心”。



江 天
钢琴演奏家，美国哥伦比亚演出公司惟一签约的华人钢琴演奏家，纽约施坦威钢琴签约艺术家。



施 岩
德国施坦威钢琴制造公司立式钢琴质量总检验官，获得世界名牌钢琴制造厂家——汉堡施坦威钢琴制造厂“钢琴制造大师”称号的第一位中国人。

願美好音樂伴隨
我們走進龍馬精神
2002年！
孔祥東

鋼琴之友，琴友天下，
鋼琴之友，天下友情。
江天
2002年二月

以琴會友，
走進音樂。
施岩
2002年2月15日



FRIENDS OF PIANO

《钢琴之友》丛书
第一辑

顾 问：朱践耳
编 委：陈庆峰 李斐岚 孔祥东 江 天
名誉主编：赵晓生
主 编：费维耀 吴航娟(执行)
副 主 编：樊 愉 沈庭康
执行编辑：沈庭康(兼) 吴维忠 王歆宇
发稿编辑：欣 妤 张 爽 陈湘湘 张 璐
平面设计：一 凡

主 办：
上海音乐出版社
出 版：
《钢琴之友》编辑部
电 话：(021) 64372608-241 62870080
传 真：(021) 62870080 64711334
上海市绍兴路 74号
邮政编码 200020
E-mail:blueelite@sohu.com

发 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制 版：上海丽佳分色制版有限公司
广告总监：白映泽
电 话：(021)64372608-175
广告代理：上海汇明广告艺术有限公司
负 责 人：王建平
电 话：(021)64677222
广告许可证
沪工商广字310114100013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梦/吴航娟等编. —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2(钢琴之友)
ISBN 7-80667-155-2/J.149
I.上… II.吴… III.钢琴—音乐—艺术—文集
IV.J624.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18635号

声 明：
本丛书之文字和图片未经同意不得转载。
《钢琴之友》编辑部

「目录」

CONTENTS

钢琴人生 Piano Life

- 江流天地外 山色有无中
——钢琴家江天和他的“上海梦” /蓝 航 6
上海音梦 /狄 黑 9
海风语絮 /水 手 10
在人间 在蓝天
——读《中国钢琴诗人顾圣婴》 /任不齐 29
世纪天才——基辛 /谢 颖 36

琴边闲话 Talking About

- 赏乐不能只靠一双耳朵
——乱谈“乱弹琴” /辛丰年 12

爱琴说 Feeling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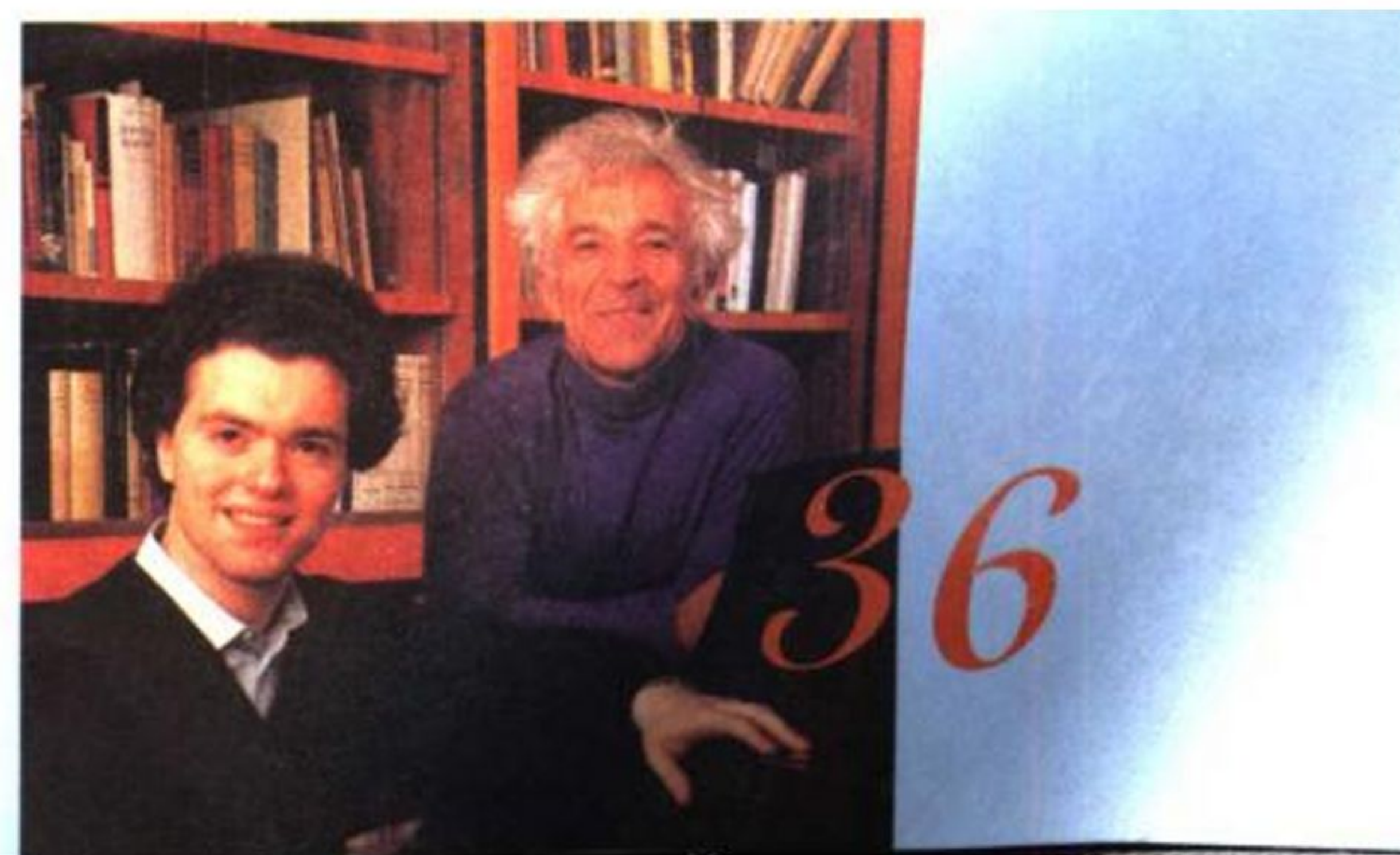
- 异乡的琴房 /马慧元 11
爱琴说 /林 华 14

晓生信箱 Xiaosheng Mail Box

- 大师的小品 /赵晓生 16
答琴童、青年教师 /赵晓生 18

琴 道 Piano Files

- 琴史简编 /罗 乐 34
怎样把旋律线弹清楚 /彼得·扬科维奇 石作蜀译 20
浅谈教好学生的体会(上) /范大雷 23



FRIENDS OF PIANO



琴房书简 Letters

在爱中学习

——致琴童家长 / 尚 怡

26

学琴通讯 Message

坚持传统 开拓创新

——记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 / 施之常

31

记得第一次考级 / 杭婷蓉

32

絮儿学琴 / 柳絮儿

33

Lucy小传 / KZ

33

通向音乐殿堂之路

——记孔祥东音乐艺术中心 / 涂怡岚

47

名琴风采 Nameplate

施坦威——制琴人的骄傲 弹琴人的荣耀 / 沈 艺 38

琴 趣 Gusto

小诗 / 胡 适 诗 赵元任 曲

42

趣味琴史 / 郑 国

43

钢琴教师语录 / 秦 冉

45

使用维修 Using Piano

钢琴的日常保养维护 / 李大伟

46

琴坛信息 News

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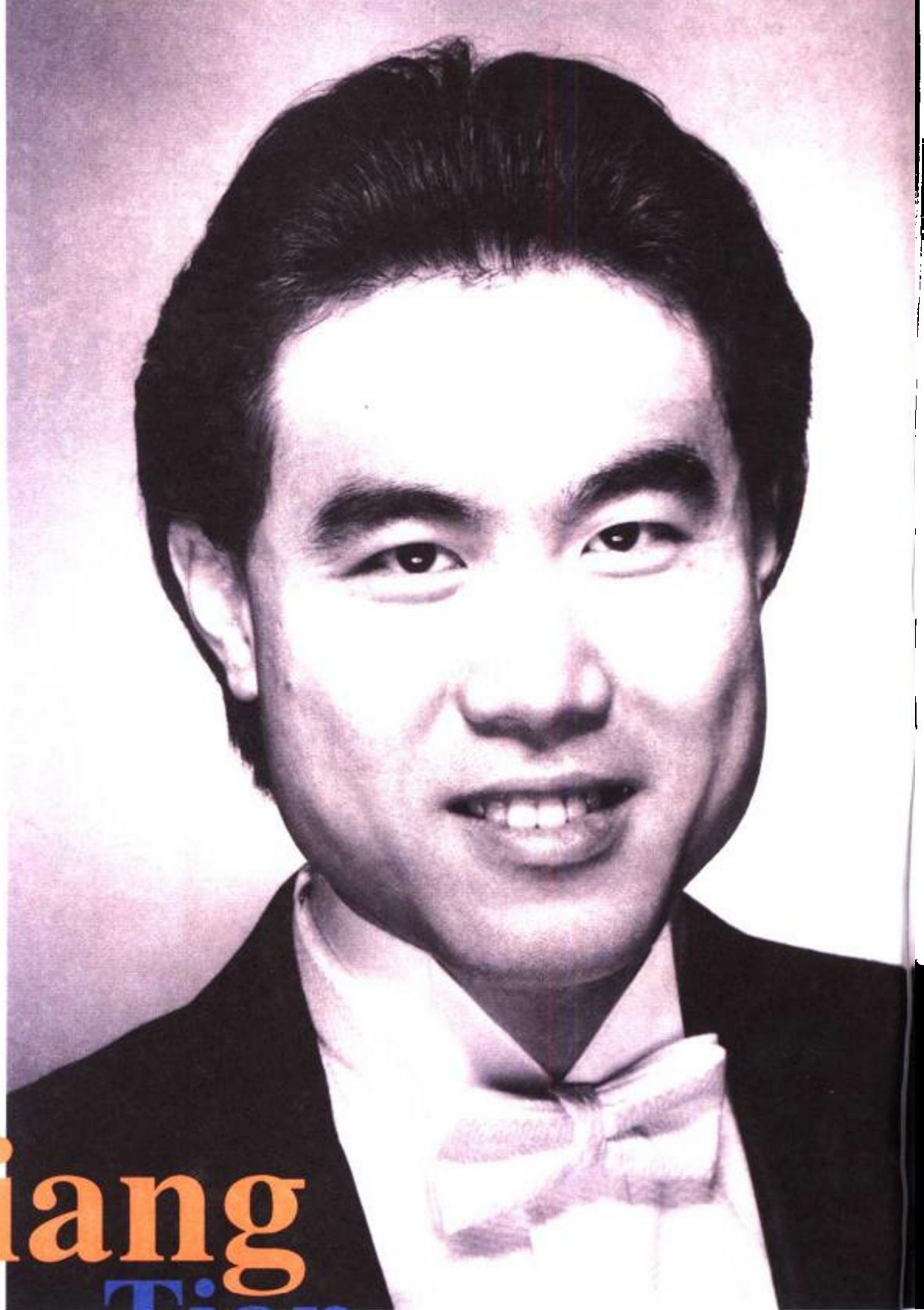
Handwritten notes and signatures in black ink, including "AQH", "68/9/1", and "2001".

江流天地外 山色有无中

钢琴家江天和他的《上海梦》

■ 蓝 航

Jiang
Tian
And His Shanghai Dream



《上海梦》1996年作于纽约。这是有关我在上海生长、学习的美好回忆，以及幼年时对未来的幻想与憧憬的一幅幅音画。早在1990年初，我就想把《上海梦》写出来，但由于演事繁忙，直到1996年受到美国环球唱片公司的鼓励，才于当年的夏季完成此作，并于秋季将作品CD录制完成，年底即上市欧美及香港、台湾地区，至今销量已达23万张。

那时，我的心情是非常兴奋的，自己作的一部组曲，自己演奏、录制成CD，这是多么美好的一种尝试，但我总觉得要进一步修改并完善自己的作品。我生性热爱抒情及优美的旋律，这与我父亲江流是一位歌剧演员极有关系。幼时，父亲常教导我怎样使钢琴这一乐器歌唱。从《上海梦》中，听众可以感觉到旋律的朴实和优美，而在旋律的背后，听众又可以感觉到强烈的激情和天真烂漫的幻想色彩。非常高兴的是，这部作品深受欧美及港台听众的喜爱，这对我是莫大的激励，我将继续写作我的一系列“上海梦”组曲。

江 天

遥远的大洋彼岸，
季风
带来远方游子的呼唤，
是怀想，是眷恋，
是一生倾诉不尽的
霓裳羽衣梦……

1998年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期间，曾约请五位在美国有杰出成就的艺术家座谈，江天即是其中之一。江天是世界著名的哥伦比亚演出公司惟一签约的华人钢琴演奏家、纽约“施坦威钢琴”签约艺术家。他在卡内基大厅举行了倍受赞赏的北美洲首演，被纽约时报誉为“色彩缤纷，充满活力，辉煌的令人钦佩的诠释”。

江天是一个神童式的钢琴家，他5岁开始习琴，7岁便代表国家为外宾表演，11岁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这是他生命中一段难忘的值得纪念的日子。“学校在郊区，周围有树木和河流，”他回忆道：“那环境激发我的想像力，这也是我创作《上海梦》的基础。”13岁那年，在“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中，他首次进行职业演出。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毕业后，江天于1981年赴美，在纽约朱利亚音乐学院深造。

他是中国第一批公派留美学习的五个年轻的中国艺术家之一。

江天非凡的天赋带来了国内和国际的无数荣誉，包括全国钢琴比赛的第一名；乔安娜·杰斯国际钢琴大赛金奖；威廉·卡培尔国际钢琴比赛金奖；美国青年钢琴艺术家国际比赛大奖；以及范·克莱本奖学金。1990年在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比赛中获第四名。同年，江天到台湾巡回演出，《上海梦》古典动感的旋律引起了人们对故土、对家乡的种种思绪和情怀。两岸炎黄子孙的血脉之情，在乐声中交融……他的音乐会组曲被台湾电台和两家电视网广为播放。

江天受到国际音乐界的注目，是他出现在一部英国BBC广播公司所拍的俄罗斯著名钢琴大师弗拉基米·阿什肯纳奇到中国历史性访问的纪录片中。他也曾在哥伦比亚电台 PailaEabn 的“今日早晨”、纽约时报电台 WQXR 和国家公共电台中播出过节目。他曾与英国皇家爱乐乐团、休斯顿交响乐团、洛杉矶爱乐乐团、新加坡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等合作演出过；而他的“上海梦”钢琴专场音乐会，曾在林肯中心的 AliceTully 大厅、纽约的 Merkin 音乐大厅和 Miller 剧院，以及芝加哥、费城、洛杉矶、旧金山、伦敦、莫斯科、香港、台北、上海等许多地区举行过。

在他乡，我是游子，
地平线的端点，
我留下闪亮的足迹，
蓝色天空的远方，
是我关于音与韵的畅想

今天在欧洲，明天就出现在南美，通话时在非洲，下了飞机又到了亚洲——当江天在世界各国的音乐舞台上尽情演绎他的激情与诗意时，他的作品被称之为“世界民族音乐绘画”。通过漫长的音乐旅程，对人类不同文化的理解，以及随之产



江天与英国皇家爱乐乐团

生的创作灵感，他已经达到一个艺术家成熟的境界：对不同音乐家的作品理解领悟更深，风格把握更准，因而，他演奏时内涵更厚实，表现力更丰富。他把柴科夫斯基对美与善的歌吟，把莫扎特对于和平宁静的田园生活的赞美，把贝多芬、李斯特、肖邦对人性与爱情的倾诉播向世界。

在第二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江天与英国皇家爱乐交响乐团成功地在上海大剧院举办了两场演出，成为申城乐坛近年来高质量的经典音乐会。他演奏的莫扎特《钢琴协奏曲》K488 轻快欢愉，细腻入微，钢琴与乐队默契配合，尽情遨游在“光明天使”的静思冥想中，把听众的心领进美妙的音乐殿堂的最深处。他与世界著名指挥家布莱恩·莱特先生曾多次合作，共磋技艺，成为很好的朋友。早在 1996 年即同台与香港管弦交响乐团在香港演出，第二年，布莱恩先生再次邀请他在英国伦敦与皇家乐团公开演出。上海之行是他们第三次合作，2001 年底，江天又一次与布莱恩先生指挥的乐团合作，在英国巡回演出。

在 1999 年“施特劳斯之夜”那台融古典、现代于一体，结合多种舞台表现形式的钢琴音乐会上，人们聆听着东方色彩的《上海梦》《海浪之舞》，由衷地感应到了那种明净透彻的愉悦。2001 年夏季，江天成功地完成了北欧六个城市的巡回演出，包括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及德国大都市汉堡等地。10 月份，江天又成功地完成了中美洲的一系列巡演，包括墨西哥首都及巴西的里昂。12 月 1 日及 2 日，江天在英国伦敦与英国梅尔斯交响乐团合作演出莫扎特的《A 大调钢琴协奏曲》。2002 年 2 月下旬，江天“上海梦”钢琴专场音乐会、肖邦作品专场音乐会在日本、印尼、新加坡、菲律宾等地成功举行，当地各大媒体竞相报道这一演出盛况，包括《马尼拉晨报》《新加坡时报》、菲律宾《生活与艺术》杂志等。

旅途，是漫长的，
每一次远行，
我用一颗赤诚的心，
去感悟来自远空的灵感火花。

当问到他的灵感来源时，他眼一亮说：“这是经验的积累，在中国、在西方的生活经验，快乐、成功、失望、奋斗、爱——必须真诚地表达你的情感。”作为天才演奏家，他同时也喜欢作曲，“上海梦”是他的处女作。他运用其娴熟的作曲技巧，糅和了东方的思维感性与西方古典的和声韵味，充分表现了他个人的浪漫主义色彩。对于一个有灵感的创作型钢琴家而言，每次面对不同的观众时，给予大家的应是不同的细微变化，是新的交流、新的感受。江天做到了这一切。平日里，当灵感涌现，只要身边有琴，他就立即弹奏下来，并用录音机记

录下最原始的旋律。因此，当我们在音乐会上看到他现场观众给予的旋律作为主题，当场进行即兴创作表演时，也就不必惊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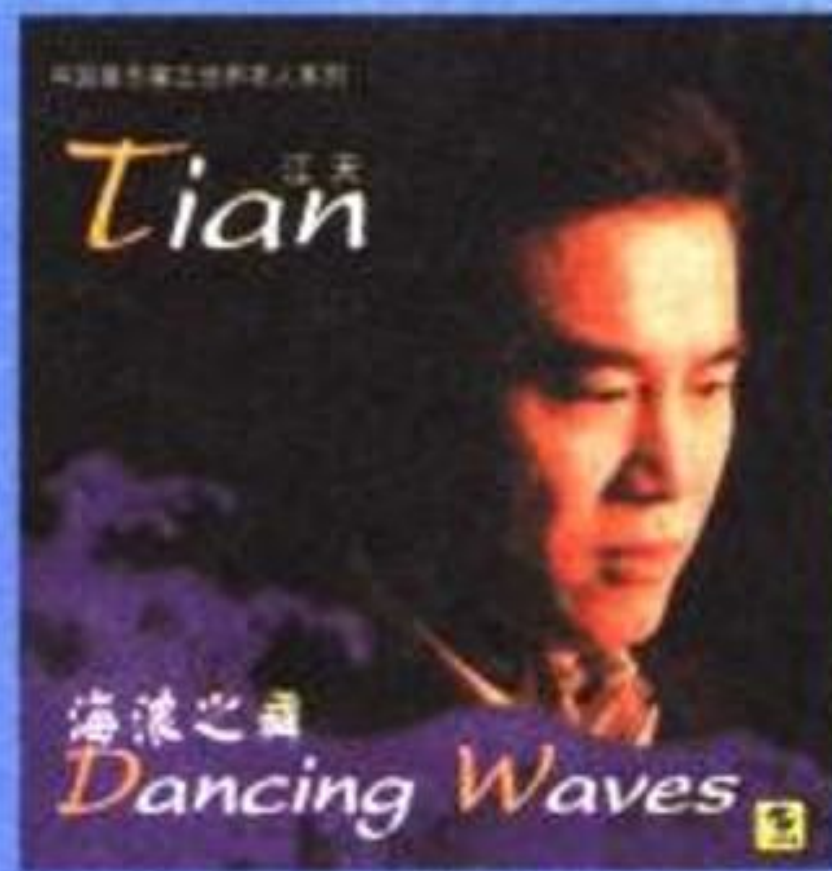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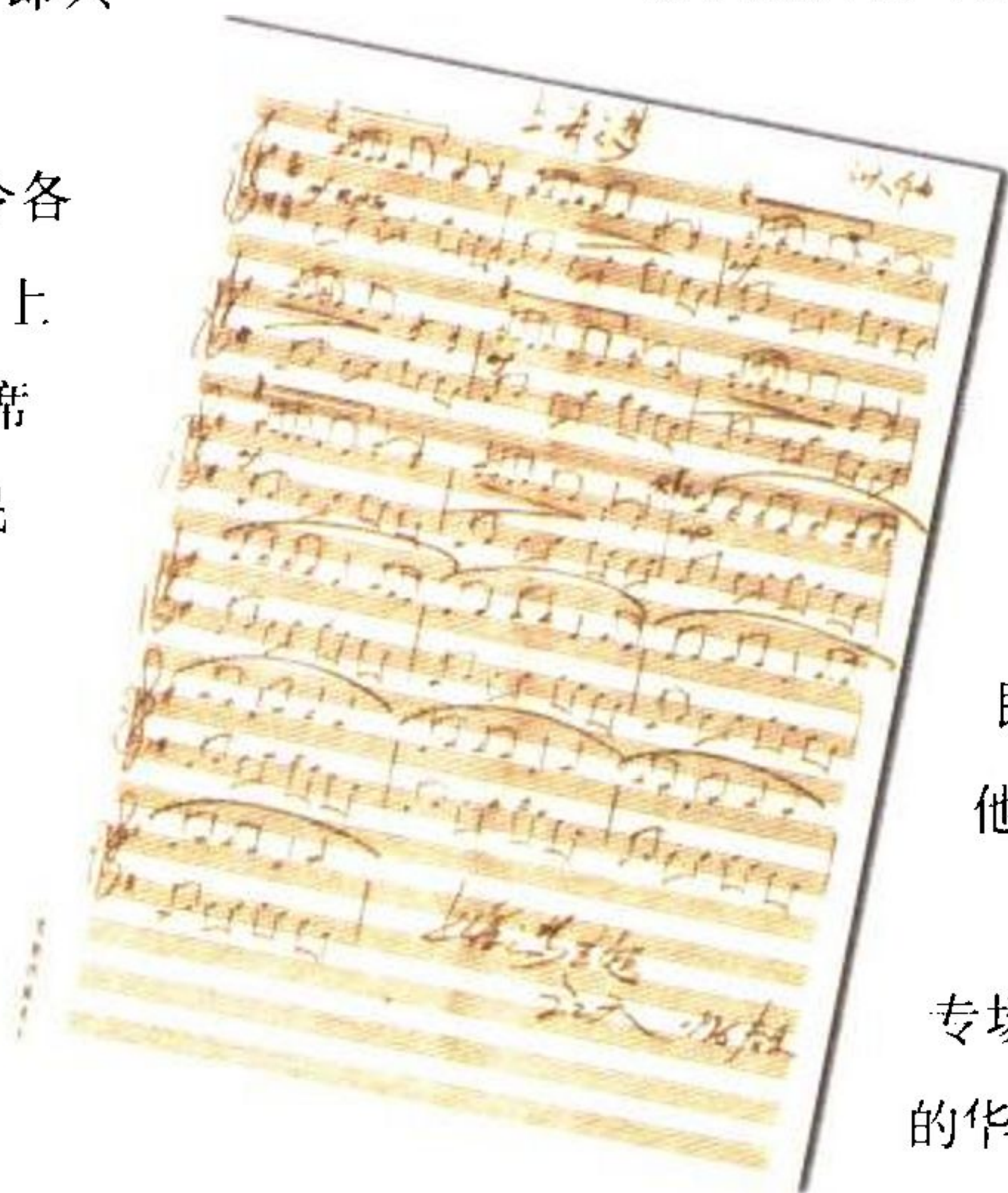
短短几年间，他在全球发行了五张令各大唱片公司看好的个人专辑，分别是：《上海梦》《海浪之舞》《我的激情》《毛主席来到咱农庄——中国钢琴作品曲集》《民谣镜》。这五张唱片已由上海声像出版社出版，于2002年4月中旬在全国面市。

2001年下半年，他与美国著名的作曲家杰斯夫·托林合作（杰斯夫·托林是当今才华横溢的作曲家，在美国纽约爱乐交响乐团任驻团作曲家），按《上海梦》钢琴独奏组曲的原主题改编成了《上海梦》钢琴协奏曲。全曲共分三个乐章，采用三个原始主旋律。第

于幼年时的音乐记忆。尽管在国外生活了那么多年，这些伴随他成长的耳熟能详的乐曲已深深地烙在他的心里。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在CD中尝试了新的演奏形式：将竹笛、手鼓、琵琶等中国乐器与钢琴融为一体，丰富音响，突出重奏效果，体现了西洋音乐与中国音乐的交融。第五张专辑《民谣镜》的创作素材均来自我国中华音乐宝库中的遗产——各民族的民间音乐。在继以往的演奏风格及形式后，他又在音乐情节上赋予了新的生命。

2002年秋季，江天将回国作“上海梦”专场音乐会巡回演出，这位在美国有杰出成就的华裔钢琴家，将在寻梦的归途中，奏响他的“中国之声”。



一乐章——钢琴独奏组曲的主题，那敏捷轻快的颗粒性旋律，令人想起黄浦江畔东方明珠的红色圆球在阳光照耀下，折射出五彩的光环，而低声部的浅吟低唱，宛若那渐流渐远又若有所思的黄浦江水。第二乐章——“古意”，细腻委婉、淡然恬静而又广博幽远的意境，犹如“夜来幽梦忽还乡”，孤寂、脱俗，有酸涩的期待、执着的追求，又有无尽的徘徊、美好的向往。然而，当你在中华第一高楼——金茂大厦的观光大厅里，欣赏到作为背景音乐的“古意”时，又能真切地感受到古典与现代、音乐与建筑的和谐对话，也正顺应了国际权威乐评家对江天演奏风格的评论：把现代浪漫音乐旋律植入古典音乐的和谐中，为古典音乐加上现代的诠释与世界观。第三乐章——“私密的想念”；纯净如水、简洁如线的旋律，轻轻地叹息，欲言还休，“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精致、抒情，这就是江天的《上海梦》。

与第一张专辑相比，《海浪之舞》的作品风格有了更大的突破，大量地采用了西方色彩的和弦，充满浪漫的诗情画意。这部作品表达了他心灵深处多年来的情感：人的命运，就像大海中的波浪，起起伏伏，此岸是东方，彼岸是西方，我在其间穿梭，在追逐，在寻觅，在谱写自己人生的海浪之歌；《我的激情》选入肖邦、贝多芬、莫扎特、巴赫等大师的作品。《毛主席来到咱村庄——中国钢琴作品曲集》的灵感则来源

“具有丰富及精致的艺术表现力，江天使钢琴唱出了优美的旋律，时而又听到了轻快的音符，像是风雨般的跃动”

——美国《塔拉斯早报》

“极富诗意及乐感动人的演奏，充分体现了江天是一位有着丰富文化背景的艺术家”

——菲律宾时报

“一位真正的大艺术家”

——美国纽约《消息日报》

“具有令人钦佩的诠释技巧，明亮而又清脆，充满活力，色彩缤纷”

——纽约时报

“江天的演奏不仅把（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的辉煌乐段表现得十分出色，最扣人心弦的是他把第二乐章那浪漫的慢板，长线条、浑厚的主旋律如歌地诠释出来，余音袅袅，绕梁三日，令人回味无穷”

——《伦敦时报》



《上海梦》录音时与艺术总监、录音师、技术助理在一起

“……音乐永远是离开了它自己到别处去的，
到哪里，似乎谁都不能确定，而且才到就已经过去了，
跟着又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我最怕的是凡哑林，水一般地流着，
将人生紧紧把握贴恋着的一切东西都流了去了……”

Shanghai

Dream

上海音梦

■ 狄 黑



上海从开埠到今天，说新也不新了，可一直是华夏热土上最敏锐的触角。她老早就是冒险家的乐园，到今天更是麇集了各色人等的所有梦想，推起一层高过一层的浪，转出一圈深过一圈的漩涡。上海，用上海话说，是越来越“闹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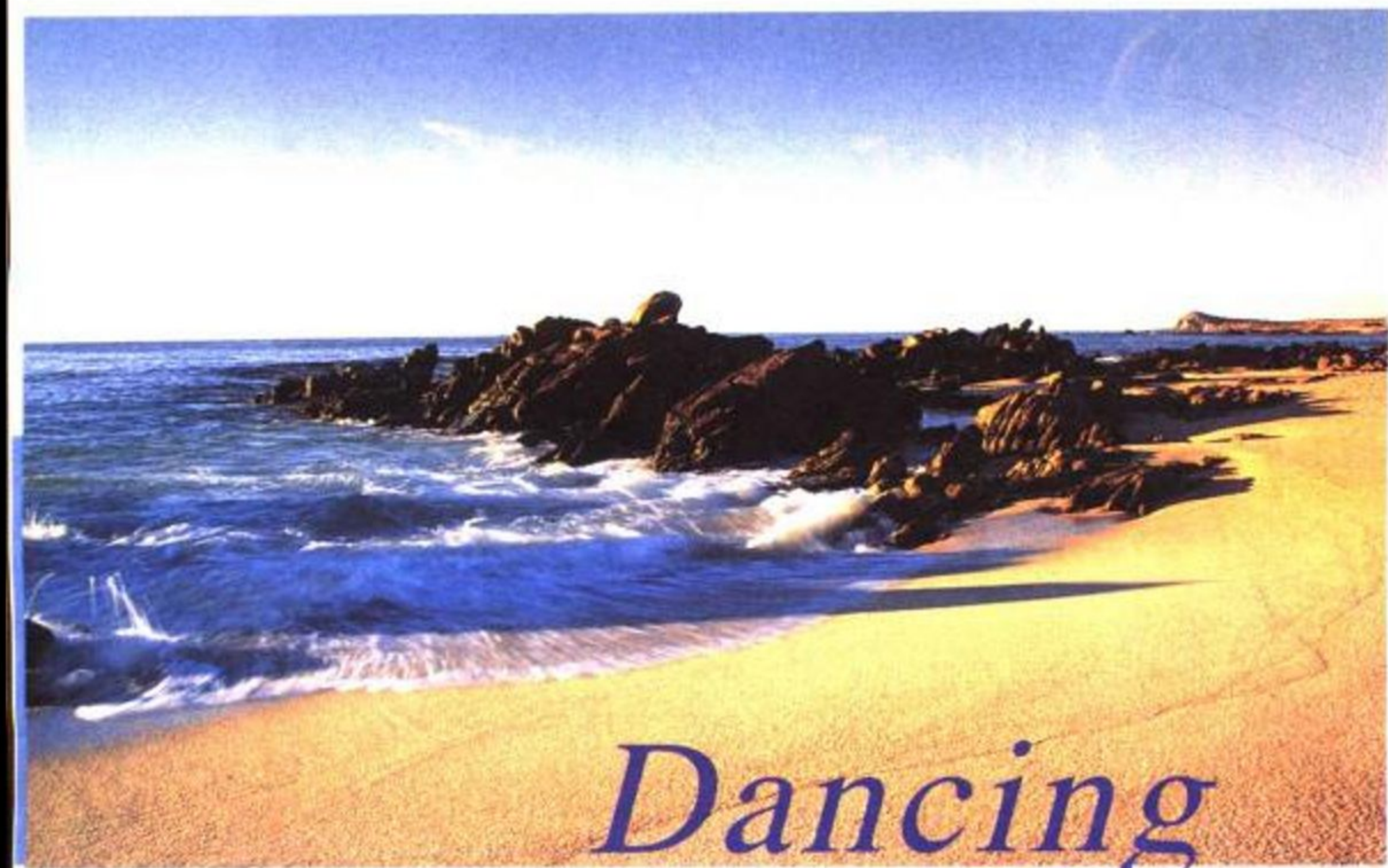
外滩的灯火奇观令人咋舌，它用光与色，将宏伟壮丽和古怪精奇调成一杯眩目的鸡尾酒，让你这一口喝得精神振奋，那一口喝得晕晕乎乎。对岸，东方明珠电视塔和她旁边的姊妹们，也是一身一身的俏打扮，好生撩人，也像是擎起一只一只溢彩流光的酒杯，越过江水，和这厢杯觥交错，吃喜酒一般，还用上海人的话说，“来得欢喜”，“来得闹猛”。

挤在这股都市繁华盛宴的人流里，你不一定会记起卞之琳的小诗《断章》，可是你已经成了其中的一个字、一个音节。那诗写出一种迷离的美，和这场面的靡丽自然是不相符的，可是其中“你是别人的风景，装饰了别人的梦”这一层意思，却正是这条都市繁华血管里的脉搏。数不清的人在灯光里走，看风景，这风景和灯光也就有了人的体温——也许还更高些，是上海的体温。上海人高兴这样走，他们喜欢“闹猛”，你如果问她（他）：“小姐（先生）阿要点清静？”吓！写给上海人的音乐，大概也须是别一种样子。从前在上海，张爱玲写《谈音乐》，起头就说：“我不大喜欢音乐。音乐永远是离开了它自己到别处去的，到哪里，似乎谁都不能确定，而且才到就已经过去了，跟着又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我最怕的是凡哑林，水一般地流着，将人生紧紧把握贴恋着的一切东西都流了去了……”

上海是张爱玲的家乡，是许许多多人寻梦的家园；是汹涌

的人流裹挟着五颜六色的欲望，冒着汗味儿一起拥挤的地方。在很多人眼里，上海甚至不是过日子的地方，它像个枕头，是做梦的地方。枕头里的簌簌声响，是梦说给头发的话。这话细细碎碎连绵不断地颤动耳膜，躲不开的兴奋和狂想就在心里叫，像侵到床前的霓虹灯光，一闪一闪地眨着红的眼、绿的眼，照着心里哗哗的潮水。这才是上海的音符，把这样的声音记录到谱纸上，用钢琴演奏，在CD机里播放出来，张爱玲大概就不会说“我不大喜欢音乐”了。

华裔钢琴家江天自谱自弹的“断章”《上海之梦》正是这么一篇“张爱玲式”的上海音梦。像合身的旗袍那么玲珑婉转，上面有跳荡的颜色和线条，走起来，空气里生出一个一个漩涡和层层叠叠的涟漪，一个连着一个，一圈套着一圈，哪里都不去，就前前后后围着你转。“将人生紧紧把握贴恋着的一切东西”化成了晶莹而又绵软、绒毛般的音籁，痒痒地挠着你，跳着笑着跌进梦中……梦的天空，总该有月亮吧，哪怕是白日的梦呢。而每次映到我窗前的那一轮圆圆的月，黄澄澄光亮如唱片，我心里有什么丝丝缕缕的线头搭上去，它就转起来，放出漫天温暖的乐声。我的眼里和心里，都排出一个一个的音符，跳跃着，唱起或者让我欢喜、或者让我流泪的歌……今天，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藉着江天的音乐，翻出了张爱玲的《金锁记》：“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此刻的眼前和耳际，都浸染在上海的梦里，觉得那两股文字和音乐里的暗流汇合了，一起流到苏州河里，抚摩着红红绿绿的灯光，静静地、又轰隆隆地升起来，响在纷纷繁繁杂沓向前的脚步里。



Dancing Waves 海风絮絮

■ 水手

一直想看海 从小生长在平原，只知道大海是一片宽广的蓝色波涛；里面放得下很多向往和梦幻，好像是有魔力的，于是在脑子里生出种种假想。文字、声音、图画和形形色色眩人耳目的影像，自然而然地成为这种种假想的依据。没有见过海，海却成了我玄想来的一首诗、一幅画，或者说是一副胸怀，一种意境。假想的种种未见得就错，可是抓到的毕竟只是海的影子。

海的“影子”一说，有点好笑，却是我自己的体验。对于没有真正看过、“触摸”过海的人，“海”终究是一个比喻，再怎么贴切到了活灵活现、惟妙惟肖，也只是件衣裳，进不了皮肉，通不到血脉。这当然不算什么发现，没有道理可讲，只是我自己的一点感触，是我真正到了海边，一个人孤独地走到沙滩、礁石、峭壁上，在和大海之间平淡而又坦诚的交谈里，听他和海风一起，好似乎平常常、漫无边际，却又稳稳地落在我心上的话。

看海的那一天，也许来得太迟了。在那之前，我的心里

一天比一天减少了活力，看到海的时候，已经不觉得兴奋，有一点感触，也不太当真，以为“觉今是而昨非”：以前和现在，想海和看海，各有各的道理，也各有各的无奈。对我，以前的种种印象，等于是与大海通过“喻体”神交，那天和“本体”见了面，我没有喊叫，没有跳跃，只是松了一口气，心里觉得塌实了。

我把手伸到海水里，同他握了手。

与海相处数日，留下的记忆很塌实，也很平淡，海在我心里不再有任何魔力。奇妙的是，这却正是我自己所珍惜的。我知道这只是自己的一得之愚，颇为自己的经历、见识和脾性所限，既“不足为外人道”，也确实不太可能与另一个人，在另一个地方互相印证、交流。可是生活里总有些机缘，竟让我听到了江天的钢琴曲《海浪之舞》，这使我对于埋藏在自己心底的那个海，不再是一种“私密的想念”——江天的另一首琴曲名字。

听到《海浪之舞》，同样地，也没有惊喜，只是很自然地回到了和海面对时的感觉。这曲子很简单，好像很随意的、平静而又喜悦地划到心头的一抹情绪——我喜欢简单，还有这简单里依依散落的淡淡笑容。《海浪之舞》并没有讲述海的传奇，如同我在看海之前的种种假想，它只是像说到一个老朋友时的漫谈，喉咙里噗噗地滚动着笑声，很实在也很平淡，但我却觉得亲切，因为好像又回到了那天、那海、那份心情，那滋味！

让我咂之不尽的，还有这首琴曲里自始至终、自然而流畅地鼓荡着的和声之甘醇。在海边的时候，每一刻都要面对海上的风，自由地、带着散漫和野性从海面上奔过来，吹得海和我的心里，都好像有一串铃铛“叮铃铃”地响。我和海晤面过后，最为真切的感受就是他也是地球上的生命。有生命才有喜欢、有哀愁、有情和思的种种经历，然后沉静下来，用只有自己才知道的分寸和力量呼吸。生命总在呼吸，即使平静乃至沉睡，也是生命的状态——海也如此，谁见过一动不动的海？人的大脑和心灵的呼吸应该怎么样，我越来越感到迷惘。可是海就不管，他铺展开身躯，自由自在地吐纳，还有风作他的灵感！《海浪之舞》里丰盈舒展的和声，像给柔波般的旋律灌满了海风，恰恰揭开了我心里那一层“私密的想念”，让琴音和空气碰响了我与大海曾经同时流露出的笑意！

《海浪之舞》里，旋律的手臂环在和声的腰间，在阳光灿灿的海面上，让音型里的笑意一波一波、连绵不断地涌动。这是亲热的、生命与生命的拥抱，也是我曾亲见过、又在心里暗自渴求的心灵旅途——是百多年前的德国乐人门德尔松就曾和音乐说过的话：“平静的海和幸福的航行。”



S 异乡的琴房

trange Land

■ 马慧元

我现在呆的地方，是美国西北部的怀俄明大学。学校有座精致的小楼，里面不仅有音乐厅，还有供音乐系学生练琴的琴房。我不是音乐系的，不过偶尔听场音乐会，从琴房门口路过，听他们弹琴，我不由激动起来。在零星飘出的肖邦音乐里，游荡着的空气颗粒撞在音符上，折射成别的色彩。花非花，雾非雾呵。这里是故乡还是梦乡呢？瞬间，昔日音乐学院琴房里的记忆又烫又潮地涌进眼睛。想起弹克莱门蒂奏鸣曲时，我好奇地偷偷瞥着老师在墙上贴的钢琴家照片，还有坐在琴上的绒毛熊。“这一段还要慢练。别弹那么响。你听，应该这么甜美。”老师指着谱子上的表情符号说，然后示范了一下。远处，有人弹莫什科夫斯基的练习曲。这些音乐，都不会出现在音乐厅里，只有在琴房……一个从错误、重复和中断之中缓慢而痛苦地孕育出音乐的地方，才能窥视到舞台的辉煌后的“私秘”。

我现在的琴房是体育馆里那间巨大的练功厅。修舞蹈课的女

孩们都在这里练功，有时还能听见旁边篮球馆里砰砰的球响。有架旧钢琴，看书看烦了我就去弹。老想弹舒伯特的连德勒舞曲，老下不了决心。没关系，我的CD里有施纳贝尔、肯普夫的舒伯特，在雪后黄昏的夕阳下，他们会陪我仰望好看的天光，轻唱着祈祷。只弹莫扎特也行，重要的是，硬硬的琴键打在指尖的瞬间，我像被催眠了似的，一下子就沉在母语述说的回忆里了。有时，几个跳舞的女孩在旁边听我弹琴，我只能笑笑算作打招呼，却一句英语说不出，实在已经被母语的感觉淹没了。只有在亲手操练音乐、让琴声同时撞击着肉体 and 心灵的时候才有此效果。原来音乐收藏着所有故园亲人的气息和声响，包容着母语的色彩和韵律。我还听见，一簇簇汉语意象在方块字间寂寞地游走，拖着诗意的足音，那些连着彼时茶香天色的思绪顺着中文的脉络生成一块巨大的琥珀，矗立在我面前，挡住了空气里飘来飘去的英语。

我的另一间“琴房”是当地一家教堂。我的朋友住教堂地下室，没人做礼拜时我就从她家穿过，去教堂弹琴。我弹莫扎特的奏鸣曲K570。德·拉罗查在唱片里把它弹得那么雍容恬静，又有点忧伤和悲悯的味道，与其说是单纯，倒不如说是深厚，真是懂莫扎特的人。听了这张CD，我决定弹这首曲子。琴的左侧，对着一扇彩色玻璃，把阳光滤进来。整个教堂就像一只剔透的水晶盒，怀着无限的宽容和隐忍听我弹莫扎特，听我的错音和嗫嚅的旋律，听我心里的千种滋味。音乐以永恒的耐心相伴，陪我从钢琴老师的家走进考级的教室，直到飘洋过海，来到这个地方，沐浴着神灵的魅影——他们的上帝，我的莫扎特。

生涩的琴声如同疏淡的桨声灯影，漂泊在记忆之河里。我常想，音乐在人心里的效果常常是幻想加回忆，我的幻想加我们的回忆。每个日子都想变成回忆，于是，对这个世界的种种体验就这么蜂拥而至，把单纯的声音变得幽暗，神秘，难以言说。

可我现在听音乐弹琴的时间越来越少。好在，哪怕一年只听一次音乐，生活仍然是由音乐组成的。而琴房，在我心里是一个象征，它是个只有青春作伴而没有观众和喝彩的地方，只管把岁月用辛苦、失望和幻想锤炼在声音里，在翻来覆去的音阶中谱写着难忘的成长之歌，面对着谱纸上的园林羞涩地阅读自己和周围的世界，将寂寞无声地化成忍耐和期待。留在那里的记忆，比别处的更湿润丰盈，一经触及便潺潺而发。我把自己多少年来的生活轨迹，想成从这间琴房到那间的路。在那些松软地填补在音乐之间的日子里，我慢慢走熟了家周围的平坦小道，看惯了山峦和积雪，有时会抱怨世界的单调平板，总超不出这些琐碎的内容。但是在某些瞬间，一个个日子在音乐里一下子化开，飞翔，才突然凸现出生命和音乐的浩渺。我们在琴房里经历的幻想和悲哀，原来是日复一日地为将至的音乐酝酿色彩，雕镂心灵。

2

据说现代中国燃烧着愈演愈烈的钢琴热，我看又像又不像。

琴童成千上万；私人授琴，供不应求；五花八门的考级；尖子到国际大赛台上夺取大奖；傅聪自认在技巧上愧不如今天的后生小子，等等。真像是中国的钢琴盛世来到了！

说不像，有几方面的看法，本文只说其中之一，那便是：只见琴童与家长围着钢琴辛苦奔忙，不见多少真正爱琴弹琴的青年、中年、老年人。至少以我这个不见大世面的人的狭隘见闻是如此。虽然无从“小心求证”，但我敢冒昧“大胆怀疑”，“盛世”是否真正出现，尚待下回分晓。

■ 不能只用耳朵听

仅仅靠两个耳朵，你所听到的音乐只是“单声道”的。乐流进入心田的渠道并不只有听觉。自己动手弄音乐，才能把全身心全部感官调动起来，“多声道”地全面、全息地接受音乐。光是侧耳倾听，基本上是单向、被动的，亲自动手弄音乐，吹拉弹唱，自主自为自娱，才能自得其乐。

我虽然是个听乐六十多年的老乐迷，惶恐的是讲不出多少大道理，但是见到真心爱乐的朋友，我总劝人家自己动手弄音乐，不要满足于听，更不能光是听唱片。

■ 四十年钢琴梦

自从迷上了音乐，我也成了吃“罐头食品”的“美食者”，幸而我也迷上了唱歌弄乐器，口琴、二胡、小提琴、古筝、古琴、簧风琴我都摸过，最迷的就是钢琴了。

所谓“钢琴梦”，既是形容也是纪实。由于朝思暮想，常有钢琴入梦。但总是以好梦开头以苦恼结束。梦里的钢琴都是只能看不能弹的，这大概不难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分析。

■ “八十岁学吹鼓手”

当我托人“走后门”买到一台聂耳牌立式琴，把它硬塞进床铺与书架之间的空档里的那年，我已经六十岁了。并没求师，只靠自己埋头苦练，我的方法很简单：少弹单调无趣的练习曲，多练自己喜爱的曲子。

只求自娱，绝不人前卖弄，也没有可卖弄的，别人，包括熟人好友要我弹一曲，一概拒绝。既无童子功，又是烧的急火饭，内行听来肯定是受不了的，然而我自弹自赏自得其乐的目的是完全达到了。不仅如此，还有助于读乐，尝到了不小的甜头。

琴童们常常是被迫练琴，那是苦差事。而我自讨苦吃，反而乐在其中。这可不是自吹自擂，须知我是劫后余生，孤家寡人，

赏乐 Enjoy Playing Piano 不能只靠一双耳朵 乱谈“乱弹琴” ■ 辛丰年



诺大年纪还要伺候煤球炉子,操办“开门七件事”,为两个上中学的少爷做后勤,虽是退休老干部,不少“神仙会”还不能不到场。于是练琴只能忙里偷闲挤时间了。有时弹得兴起,忘乎所以,烧出了上烂下焦中不熟的“三宝饭”——这可以证明我的确是专心致志练琴的。

■ 我的美食“菜单”

苦中有乐,练了几年,居然积累了一份“曲目”。我把它抄了个目录,作为自己的美食“菜单”,经常温习,并不断增加新的。

“菜单”上既有一些技术不难!速煮便可品尝的,例如巴赫《平均律曲集》中的《C大调前奏曲》,麦克道威尔的《致野玫瑰》,德沃夏克的《降G大调幽默曲》,贝多芬的《G大调小步舞曲》等等;也有对我说来有难度但可以克服,却要多投入时间的,例如门德尔松《无词歌》中的《五月初风》;更有难度较大的如肖邦的《降E大调夜曲》等等。

其中有些曲子我特别珍视,每一弹弄不但陶醉在乐中也陶醉在自己乐迷生涯的回想中,那滋味之浓真是没法说!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是我的爱乐启蒙课,对它,我有一种神圣的感情,我忍不住要来学弹它那似乎不难对付的前两个乐章,也竟然把它们弹会了!这是往昔的“钢琴梦”中都不敢想的事!当那慢乐章中三连音的涟漪从自己的指下潺潺流泻而出之际,虽然如此轻柔,我精神上却感受着难以言说的震颤,像是眩惑,又是极乐(ecstasy)!自从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此曲的唱片听过了至少有几百遍吧,现在像是读过了译本终于直读原著,像是同我五体投地崇拜的乐圣在面对面倾谈了!

这类“触电”式的共振交流,仅仅靠双耳听唱片也时或有之,但哪有这样丰富、微妙。《月光奏鸣曲》慢乐章里从第28小节起,有一段高低音的一问一答,意味深长。当你亲自在键盘上把它做出来时便会有窃听到了心声的惊喜。

我的“菜单”上不光有原作,还有从原作移植过来的改编曲。40年代我常常站在上海罗辨臣琴行的橱窗外,脸贴着玻璃呆望摆在那里头的贝多芬交响乐钢琴改编谱,无奈买不起!现在,我不但有了苏联版的谱子,而且斗胆弹起了《命运》《田园》《第七》《第八》,甚至《合唱》来了,虽然不过是弹一些选段,然而那受用之大是非同小可的,也是多方面的。首先,这帮助了我精读原作。尽管比原作删烦就简,然而练了以后,原作中的主要声部和织体便了然于心了,再对着总谱去听原作,就容易跟上;而且那些本来也许逃过你注意的次要声部、支声复调也忽然突现在你面前,叫你觉得像在听一篇新的音乐。

■ 弹改编曲帮助你听配器

这样说似乎不通,比起七彩缤纷的管弦乐来,钢琴曲好像黑白照片了。可是事物之妙常常因为有比较与对照,在改编本的对比下,再去听原作,你的色觉色感便被刷新了。在琴上弹过莫扎特《G小调交响乐》开头那一章,再细玩原作,才懂得门德尔松关于此曲难以改编的话一点也不错。而如果在琴上弹弹《天方夜谭》组曲的随便哪一章,又会发现,脱下了华美的彩衣,原作生气大减,变得令人不耐,这又更深一层说明了配器与音乐创作的关系。

■ 化身为指挥家

在琴上弹奏你心爱的管弦乐佳作改编曲,更大的享受恐怕还是你可以过一下当个指挥家的瘾。八十八键的键盘就是一支听从你调度的乐队。也可以说,它比真的乐队还要服从指挥,你可以尽情发挥,反复“排练”,试验你对不朽名作的独立思考的个人演绎。

比如《命运》的首乐章,那速度该如何掌握是相当微妙的问题。十九世纪以来,风习几经变化。托斯卡尼尼指挥此作的速度,有人说得神乎其神,有人写了不短的文章专题评说。我们何不在钢琴上

当个假想的“指挥家”,试一下,以求得体验呢。那不是会比看文章听唱片的感受更亲切吗?

■ 重返梦中,手还在心未死

倒霉不倒霉!几年之前,手出了问题。写字弯弯扭扭,拿筷子夹菜,摇摇晃晃送不进嘴里,遑论弹琴!十年辛苦不寻常积累下的近百篇爱曲就此报废!圆了梦又重返钢琴梦。

人还在,手还在,心不死。虽然眼看要到八十,我仍盼望,一息尚存,手能恢复,有个想法是用弹琴来治好它。我要把老曲子都恢复,还要在“菜单”里再添新的,即便此愿成空,我也总算尝过了甜头,在鼓动朋友动手自弹自赏时不说空话。

朋友们肯定想追问我练琴的具体方法。抱歉,“我用我法”,不足为外人道!不管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我奉行的是实用主义,要抓的是自己心爱的好曲子。行家听了好笑,或斥之为乱弹琴,我欣然接受。其实我也是受了大文豪肖伯纳的启示,他的先例壮了我的胆,“吾道不孤”!他便是《窈窕淑女》一剧的作者。今天的爱乐者可能不大清楚他还是世界级的乐评家。他评的是音乐会中的现场演奏,不是唱片,更不谈版本,乐评集三大厚本,每本近千页!

肖伯纳无师自通,通过“乱弹琴”自修乐理,在键盘上饱读名曲,如此一来他便有了评乐的本钱。每一想起这位先贤,我也便问心无愧地“乱弹”下去了。

不过,我并不想不看对象推销这种“自由主义”的练琴法,只要殊途同归,各从所好可也。中国往昔有一种“黎式弹琴法”,可能其发明要归功于黎锦晖吧?那对于音乐教育的普及是功不可没的,但在今天,爱乐者不会也不该满足于那种“单声道”的弹奏了。

还要罗嗦几句,我辈所爱的是严肃音乐,业余自弄,也是严肃真诚之事。如果以玩世心态,以此美容,以此消闲,不如不弹。■

Piano With Me

爱琴说

■ 林 华



我自以为自己是一个非常爱琴的人，可是每每到了那些有琴人的家里，见着他们对钢琴的保养和爱护，就十分惭愧。他们会在琴上铺一块抽纱台布，考究的还会做一个丝绒的套子，把钢琴像裹婴儿的蜡烛包似地严严实实围起来。有些家庭则会替钢琴打蜡，打得它逞亮。可是我家的琴没有绣花罩，因为钢丝不时地被我弹断，修理时还得先搬开堆放在琴罩上面的书，然后才可揭取那床铺似的遮布，很不方便。虽然也希望我的钢琴能够逞亮，但却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为它打蜡，即便是有罢，料也是打了没用，因为很快的，那光可鉴人的琴板就会被手指印弄花了。当然，这是懒人的逻辑，我承认。但我确实是很少想到去替它擦抹一下。有一次，一个学生家长，大概她每次坐在那个靠窗位置都能看到阳光下琴盖上蒙着的灰尘，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送我一块精致的绒擦，建议我进屋擦捋一把，出门扫一记，说是总有一天有一天会把灰擦净的。

可是，为琴做衣，把琴擦净，让

它像圣物似的供奉，是对琴的爱吗？

对每个学琴的人来说，琴是朋友，他是你的副官，始终在你身边；她是你的情人，分享你情感的愉悦忧伤；它是你的守护神，使你在物欲的陷阱边上猛然反思；对每个学音乐的人来说，琴就是你的灵魂，你通过它了解自己心中认为最美丽的诗篇实际上是什么；琴就是你的幻想，你将为着这颗不安分的野心，跋山涉水，披肝沥胆……

琴，就是你的一切。

已经无法从记忆中搜索出我最早认识她的时候是怎样的情景了。实际上，早在我出生之前她就在我们那狭窄的家里占有一席之地。这是一架红棕色的“摩得利”，低了半个音，怎都校都校不上去。原本是象牙白的琴键也泛黄了。但它的声音无限美妙，至少在孩提时代的我听来是这样。

母亲做过一阵子幼稚园的教员。记得她闲暇无事就会弹一首进行曲，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那是歌剧《诺玛》中的插曲。此外，她也会在琴上拨弄出一些单音的旋律。后来姐姐开始学琴了，因此星期天的晚上，我们一家会围在琴边，听姐姐弹唱《世界名曲101首》。

于是，能够在琴上弹出一条旋律便是我当时最想做成的的一件事。（普天下想让自己孩子学点艺术的母亲们哪，你们自身对艺术的兴趣，才是点燃孩子对它终身热情的火焰啊！）母亲欣然决定教我在黑键上弹五声音阶。

我是一个记性很差的人，现在能回忆起来的童年情景的片断没有几个镜头

了，但我却想得起来，第一次在琴上把母亲常哼的调子弹出来的那一刻是多么高兴！我奔到厨房把她拖来，让她听我的汇报演出。我记得那时她竟欢喜得掉泪了。她喃喃地说，“我最小的儿子也能弹琴了！”

（母亲们哪，你们的鼓励，才是孩子们取用不竭的终身核动力啊！）

后来开始学琴了。我得承认自己是一个很不用功的学生。那时我坐的是一条长得可以躺下去的琴凳。每每练得恹气了就会横躺下去，闭着眼睛，用手拨玩琴键。因为耳朵贴在琴箱旁，听出来的声音有特别的回响。我喜欢随意组合不同的键，也喜欢寻找不同音响。渐渐地，我竟觉得可以与钢琴对话，我用手指表示我的心绪，因为我知道哪些键组合在一起会悦耳，哪些又会粗拙；而她会唱出我心里想听到的音乐。因此，钢琴成了我青少年时代朝夕相处的密友。

Piano With Me

爱琴说

我永远记得读高中的时候，在我钢琴边的糊纸玻璃窗上，朝霞和夕阳投映上去的那种黄橙色，因为那些时分我都在琴前练习。那阵子，只要一有空就会痴迷地练琴，不仅是整块时间，即便是下课的十分钟也会窜到教室边的琴房里弹上一阵。回忆当时的这种狂热，很像下乡挑稻收割之后所感到的那种困倦：睡了还想睡，被扯醒了还想睡，哪怕睡上五分钟也觉得甜甜。

（母亲们哪，一切艺术的学习都应出于自发需要的、本能需要般的痴迷，而你们的任务只能是诱导孩子们自觉地进入这状态，一切逼迫都是无用的。）

可惜的是，像我这种迟钝的人，竟然要到那时候才觉得练琴是一种享受。因为那时候我开始练习肖邦的作品了。我记得那时候练琴心灵所能感到的惬意。至今我仍会对学生和他们的家长说，倘若这辈子弹不了肖邦，那就白来这

个世界了！

（教师们哪，尽可能多地让大师的作品去启发孩子们对美的向往吧！）

当然这话是会引起一切不爱音乐者们反感，甚至群起而攻之的。但在一本专门谈音乐的杂志上说说又怎样呢？！我想说的是感谢钢琴，是她让我知道人类文化史上竟有过这样美好的东西。而且，不管人们提倡不提倡，你尽可自己进入阿里巴巴的宝库，一览那掩盖在时间尘上下的辉煌

然而好景不长。接着就来了举凡家有红木、家有钢琴都要挨抄的年代。海涅所担心的那个会把他诗集撕去包花生米的“共产主义”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在风声鹤唳的日子里，晚上轻声地弹奏，觉得自己在挖掘着一个花冢，把那些曾经激动过心灵的美好，一瓣一瓣地扔进那琴键深处……不，琴是我的坟墓，把一切希望和欢乐都在那里埋葬。可怕的时刻终于来了。那天晚上从学校回家，母亲不敢看我，告诉我，下午红卫兵来过了，明天钢琴就要被送进集中营。那一瞬间我才明白，这世界上，除了母亲，钢琴是我的最爱。钢琴是我精神支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然而我将永远失去它了。不知此生没有钢琴，又会是怎样的命运？！

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母亲没有叹过一声。“红卫兵”抄去我们很多东西，母亲也没掉过一滴泪，但这个晚上，母亲默默地坐在琴边，听我弹着《诺玛》进行曲，禁不住老泪横颐。第二天清早，我用小刀在琴键底板下刻上自己的名字，希望有朝一日还能和她重逢。

当天晚上，想到钢琴像一位良师益友，一朝分离，真有千言万语，于是在日记里写了一封诉尽心中无限情感的给“高悟勤”先生的信。当然这就像契柯夫有部短篇小说中那个受了欺凌的万卡，写了一封永不可能收到的信一样，不料这一吐为快却给我带来了麻烦。几年后，隔离审查时，为此事被调查了很久，最终也被查到那个“高悟勤”先生。

没有钢琴的日子是怎么捱过来的，真是一言难尽。我像一个乞丐，谁家有琴还没被抄，就会讪讪地跑去做客，为的是能弹一下、摸一下也好。回忆起来，还算是幸运的：在我养猪的地方，在我糊信封的工场间，正好都有钢琴，那时也已经是“脱底的棺材”，已是什么都不怕的了。好在难友们都理解。我和一位朋友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去饲养场小屋里，在那架给革命文艺战士练习，但他们又没什么可练的琴上，把贝多芬九部交响曲一首首地合奏。这时候，钢琴又是我的同窗难友了。



终于云开日出。但我的生活却失去了重心。以每月须和母亲一起糊口的48元薪金去买一架钢琴，简直是童话了。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我在一个市场上愿意把自己出售给任何一个可以提供我弹琴的人作奴隶。买主来了，她推来一架正是陪我长大的“摩得利”，可是琴盖上就像非洲土著嘴唇穿一个环似的挂着一把锁。“没有我的同意，任何人不许碰它！”那女人叫喊着。梦醒了，吓出一身冷汗。我很想对梦中的奴隶主说，我爱琴，但不是恋物癖，因为琴在我的手下是一位有情感、有灵魂的朋友。没有自由，要这躯壳作甚？！

终于拨乱反正，有了一部分重建生活的启动基金，第一件事就是买琴。一切又从头开始了，重新练习那双因握锄柄而变得僵硬的手指，浏览阅读那些记载着国外已是天翻地覆的信息资料，样样需要它的帮助，甚至作曲撰文都要它给我一个中肯的意见。

90年代初去了美国。与一所大学签定的讲学合同期满，就想把妻儿接

来，留在那里过日子了。但我单身只影，阮囊羞涩。某日走过一家琴行，一时技痒，信手弹了一段拉赫玛尼诺夫，不料琴行主是个狂热的拉赫迷。我很惭愧没有像马克思说的那样，凭藉国际歌在异国土地上找到朋友，而是以拉赫。这位朋友慷慨给我一架琴。于是我有了谋生工具。也是一个偶然，进了一家最大的华资百货公司弹琴，这是一架九尺的施坦威。它的音色之美，就像一位美丽的姑娘，让你愿意每分钟都坐在她的身边交谈，我几乎是从早到晚都在那架琴上弹奏。一些朋友劝我，不必那样卖命。可他们不知道，驱使我无时不刻弹琴的人是我自己，并非总裁——他只希望我偶尔坐在琴前弹弹他喜欢的那首《Feeling》，或者顾客们想听的任何歌曲就可以了。须知此生何来如许休闲，可以饱食终日，在如许美丽音色的琴上，一弹就是一天？也只是在这个时候我才明白舒曼说的那句话：要尽可能地在音色优美的琴上练习。只是知道得太晚了。

凭着我的琴声，我又结识了许多善良的人们，有了许多传奇般的故事。但每当我在他们的豪宅快乐聚会时，总觉得有一个嘴唇穿环的非洲土著在暗处看着我。于是我又回到故土。第一件事就是弹我的旧琴。只是把放在琴上的一件摆设——一枝塑料做的鹅毛笔给折了。因为到处都找不到真的。

许是年老了，想不到谈谈爱琴，竟会提起这一生的许多陈年旧事，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对我们每个择音乐为业的人来说，琴就是命。生涯中的每一件事都和它紧紧相连，我们岂能不是最爱琴的人吗？是它，把我从少不更事的孩子训练成一个专家学人；是它，总和明月同在，参与了我的情感生活；是它，在我最危难的时候解救了我；是它，在我写作时给我许多中肯的意见……现在又是琴来伴我安度晚年了，只是快速的炫技片段力不从心，只能望琴兴叹矣，但至少可以弹一些慢的片段，让我在无边的闲暇中，重拾曾经记录过此生往昔的种种音响碎片罢。